

六旬老人30年坚守,只为——

这座祠堂所讲述的500年过往



67岁的沙国佳住在宁波市区，但每周都要回一趟位于鄞州塘溪镇梅溪水库边的沙村老家。从他家的小楼再往上走几步，就是沙村人的精神家园沙氏宗祠。这座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沙氏宗祠，沙国佳守护了它30多年。

吱呀一声，门开了，阳光下轻尘飞舞。沙国佳转了一圈，开始了重复多年的工作：扫扫院子，掸掸灰尘，检查线路，更换灯泡……

沙氏宗祠是沙村辉煌与荣光的历史见证，这个偏僻的小小村庄，经过数百年岁月积淀，孕育不少名人：有以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为首的“沙氏五杰”，有传奇画家沙耆……

如今，沙氏后人散落在天涯海角，沙国佳老人希望，守护好这座见证沙村历史的宗祠，留住代代相传的沙氏荣耀和一脉乡愁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“程钟婧鼓”
微信二维码



沙氏宗祠内的戏台。 记者 王鹏 摄

神马找到的福地

地处沙村中心地段的沙氏宗祠，经历50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传统木结构的四合院建筑，散发着古朴雍容的气息。

匾额是沙孟海的手笔，冬日的暖阳下，“沙氏宗祠”四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。年老的村民坐在宗祠的门前，晒着太阳聊天，享受着山村的闲散和安逸。

宗祠入口处2米高的大戏台，粉墙黛瓦，木门廊檐，书写着这里曾经的显赫与荣光。

宗祠中堂摆放着三尊沙氏祖先的坐像。家谱记载，他们就是沙村始祖沙丙祖孙三代，皆为当朝高官。当年，这里曾是文官下轿、武官下马的令人景仰之地。

梅溪沙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初年，至今有900多年的历史。

据记载，沙丙乃南宋高宗皇帝赵构身边的将军。南宋建炎三年（公元1129年），金兀术率大军南下，当时还是小康王的赵构带着沙丙等人逃出金陵城，一路逃至明州（今天的宁波）。

几经搏杀，赵构身边的护卫越来越少，遂令沙丙断后，阻金兵于姚江渡口。后因兵力悬殊太大，沙丙战败，被金兀术斩首。

赵构建立南宋后，感念沙丙救驾有功，特封其为定国公，并赐金头一个。沙丙的墓就在鄞州五乡

汇纤桥，遗憾的是，“大跃进”年代被拆毁。

沙丙子孙尽孝守墓，便在此定居开枝散叶。至第四代孙沙用明时，为避战乱，便迁到了今天的塘溪镇。

塘溪地名源于两条溪流。很久以前，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，象山港海水经大嵩江而来，为防海水进入筑塘御之，梅溪水与沙河塘水交汇，故得名塘溪。古镇兴起于唐宋，发展于明清。

沙氏迁居于此，历史上还有段美丽的传说。当年，沙氏族人从甬江口乘船顺流而下，经过镇海口，穿过大嵩江，到达塘溪的沙河塘。这里有片陆地，遂搭帐篷而居。

随行的那匹白马每天早上放到塘溪后吞，一天傍晚去牵它回家时，那匹马却不见踪影，最后在距离后吞不到1公里的地方找到。接下来几天，天天如此。

白马的行踪引起了沙氏族人的好奇，前往考察。那地方不大，却背山靠水，实乃建房栖居的不二选地。前面的小溪就是梅溪，溪水清澈见底。梅溪水库建成之前，梅溪水一直是迁居到此的沙氏后人世代饮用的生活用水。

“一帆风顺进嵩江，神马引路到梅溪。”说的就是这段传说。白马因此受到了神一般的敬仰，它死后，沙氏后人还为它修了座庙，取名白马庙。如今，因为梅溪水库的修建，该庙已成了深埋水库的历史遗迹。

沙村走出的天才画家

白马引路虽只是个传说，却注定了这片土地的神奇。数百年间，沙村这片土地孕育了一个又一个名人志士，留下了许多传奇。

如今的沙氏宗祠，东西两厢房俨然成了艺术的殿堂：沙孟海的书法，沙耆的油画、报纸画……虽是复印件，却都是他们艺术生涯的再现。

收集这些复印件并不容易。上世纪80年代，沙国佳出任村支书，萌生了传承沙氏文化的念头，历经周折复印了曾遭毁损的沙氏家谱，并开始致力于祠堂的保护。

今天的厢房里，沙耆的油画照片和他晚年生活潦倒时留下的报纸画复印件，翔实地记录了这位天才画家传奇的一生。

生于1914年的沙耆原名引年，字吉留，幼年多病，上私塾时成绩平平，生性内向，唯爱画画，自小就有绘画天赋。11岁那年，他随父到上海，就读于宁波同乡会小学。第二年因病休学返家，后随家迁居杭州。当时，29岁的沙孟海已在浙江省政府任职，将沙耆送进中学读书，后又介绍其入读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。

受沙孟海三弟沙文汉影响，沙耆1933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被捕，获刑一年，后保释出狱，转

入杭州西湖艺专求学。

沙耆的人生转折发生在20岁那年。经沙孟海推荐，他得以师从徐悲鸿学画，从此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殿堂。

沙耆以其绘画方面的天赋和勤奋，得到了徐悲鸿的赏识，被其推荐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。旅欧十年，他在油画艺术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。

长期身处异乡，又与家人无法联系，内心的忧郁苦闷竟使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，1946年抱病回国。

曾有传闻，沙耆因为妻子离他而去导致精神疾病。沙国佳说这绝对是误传，他所知道的是，沙耆留学比利时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十年没一封家书。沙耆父母担心有什么意外，怕耽误了媳妇，便劝说媳妇离开沙家。

在沙国佳记忆里，晚年的沙耆虽然穷困潦倒，却依然村里最受尊敬的贤人。不论哪家有红白喜事，沙耆都是座上宾，不过他从不带礼金，能做的，就是在报纸上那么信手一抹。这就是他晚年独具特色的报纸画。

近年来，沙国佳一直在寻找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油画和报纸画。近7年来，他搜集了包括沙耆在内的沙氏名人作品几百幅，自掏腰包加以装裱。

沙氏宗祠的红色印记

沙村的沙氏宗祠，远非普通意义的家族祠堂。今天的沙氏宗祠，曾是当年鄞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——中共沙村支部旧址。那段烽火岁月，给这座百年祠堂刻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，而“沙氏五杰”事迹的陈列，更加丰富了这里的红色记忆。

“沙氏五杰”说的是沙孟海、沙文求、沙文汉、沙文威、沙文度五兄弟。老大沙孟海被尊为当代书法泰斗；老二沙文求乃大革命期的广州市委秘书长，广州起义时同陈铁军烈士一道壮烈牺牲；老三沙文汉是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，长期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，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；老四沙文威是李克农、潘汉年手下的谍海干才，以国民党专员的身份在国民党阵营中隐匿18年，利用沙孟海的掩护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；老五沙文度是革命艺术家。

1900年出生的沙孟海自幼爱好书法、篆刻，少时家境窘迫，几个弟弟先后辍学。19岁师范毕业后，他便设法把几个弟弟一个个接到外地读书。

高昂的学费逼着他在上海过起了鬻文卖字的生涯。当时上海滩仕宦商贸每遇婚丧宴，多喜欢馈赠书画作品，雅而不俗。那阵子，他的书法在上海滩已小有名气，又只有二十几岁，出手快，有急需赶时间的活计，人们总喜欢找他，生意日渐红火。

凭借其越来越大的名气，沙孟海开始涉足政界，曾任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，与蒋介石、蒋经国、朱家骅等国民党上层人物都有过许多交往。

今天的沙村，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很多都还能说出沙孟海当年两篇电文定乱局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说的是武汉会战后，抗日战火迅速蔓延。日本军部特派一个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专赴北平，敦促吴佩孚出山。川本为接触吴佩孚，还拜吴为师，伺机相助。一时间，“大帅府”热闹起来，来自全国各地“拥吴出山”“挽救大局”的电报纷至沓来。

此事在国民党政府中引起震动，朱家骅紧急求见蒋介石，蒋介石听后一脸阴沉。朱家骅献策，以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给吴佩孚发封电报，晓以大义，阻止他出山。蒋介石点头同意。

当时，沙孟海经同乡陈布雷介绍，已在朱家骅手下当秘书，起草电文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在了他的头上，沙孟海深知这个担子有多重。

当晚，他泡了杯浓茶，凝笔静思。一篇五百余字的四六骈文让朱家骅极为满意。电文声明“春秋大义”，敦促吴佩孚千万以民族为重，不要“一失足而成千古恨”。

当时吴佩孚正就“出山”之事同川本商定程序，见到电文，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仿佛遭到了电击，强烈的自责令其做出放弃出山的决定。

时隔不久，汪精卫公开投敌，派人欲拉吴佩孚下水。朱家骅得到情报后，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封致吴佩孚的电文。随后，朱家骅便收到吴佩孚的电报：仆虽武人，亦知大义，此心安如泰山。

沙孟海的特殊身份为弟弟的革命行动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，早在沙孟海任职浙江省政府时，其二弟沙文求就已回乡从事农民运动，在沙氏宗祠成立了中共沙村支部，这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。

烽火岁月已成历史，但历史是不能遗忘的，这正是沙国佳这些年守护宗祠，收集先辈遗迹的原动力。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挑起管理祠堂的担子，把沙氏祖先留下的遗产代代相传。



沙国佳介绍祠堂的历史。 记者 王鹏 摄